

向
島
著

抛
锚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向
島
著

抛
錨

河南文藝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抛锚/向岛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11.1

ISBN 978-7-80765-305-9

I. ①抛… II. ①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28486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 450011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hnwybs.cn>
电子信箱 master@hnwybs.cn
售书热线 0371—65379196
承印单位 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3.25
字 数 214 000
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19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书空咄咄知谁解

击缶呜呜却自惊

——〔金〕元好问

第一章

大过年的，渭阳县那边的高立却病倒住院了。

听到这个消息时，葛宝生和妻子孙菊英以及孩子们，正聚在丈人家。大年初二拜丈人是我们这儿的民俗。丈人家其实已经没有了老丈人，早几年得癌症死了，如今只剩下一个老岳母。小舅子孙刚是个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，除了放假这阵子，平常很少在家里待。连襟陈立新一家也来了。大人小孩熙熙攘攘挤满了一屋子。

陈立新一进门就大谈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就职演说，那种兴奋的架势，就好像当选美国总统的不是人家奥巴马而是他自己。在葛宝生的印象中，陈立新对于美国总统的选举是一路关心下来的，每次见了面都喋喋不休。他甚至仔细研究过美国的选举办法，问葛宝生美国的总统大选日为什么要规定为“十一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后的第一个星期二”？葛宝生对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没有兴趣，更不去关心这种绕口令式的措辞。陈立新就给他解释，说人家那种规定可不是什么啰唆，那真叫一个滴水不漏！葛宝生心想这种不成熟的人整天仰脖子看天，不摔跤才怪呢！你一个中学政治教师，领地也就三尺讲台那么大，不说美国了，就是中国的事就是长宁这个小城市的事，你又能知道多少？再具体到你那个学校，有些事你不是都摆不平嘛。什么美国不美国的，与你又有个啥关系？前年的时候，陈立新在讲台上大讲西方资本主义的好处，被两个下岗职工家庭出身的女学生认为“反动”，写信告到了区教委，教委的领导批示到学校，学校把他的课给停了两个星期，让他停职反省，说是要解聘他。陈立新这才慌了神，一个大男人，竟然吓得魂不守舍、眼泪八叉的。最后，还是葛宝生出面找区上领导说情，才算是以罚代处，扣发了一学期奖金过关。人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，这陈立新看来也就这样子了。“不成熟”这话，葛宝生都不知说过陈立新多少次了。这回大过年的，又当着一大家人的面，葛宝生算是给陈立新留面子了，只是淡淡地笑了笑，并没有说什么。

小姨子孙莉英这时候过来说：“姐夫，咱打牌吧。立新你说那些废

话干啥,美国与咱狗屁相干?大局长一年忙到头好不容易才逮住一回,咱好好涮涮他的钱。”孙莉英是个小学教师,闲书不看,闲心不操,翻来覆去地就教她那几册课本,却是顶呱呱的教学骨干,小教特级,还是个党员。陈立新至今却连个中教一级都不是。

小舅子孙刚也跟过来吆喝说打牌打牌。

葛宝生虽然一年四季都在不断地打牌,他当然有他的一帮牌友,市上的,县上的,却不愿意跟这帮家里人打牌。跟这帮人打,你输了也是输,赢了还是输。在他们眼里,一个堂堂长宁市水利局大局长的手里,每年上亿元地搞工程花钱,不涮你白不涮。但与其在这里听陈立新唠唠叨叨地给人上政治课,还不如打打牌呢。输就输吧,又不是输给了外人。葛宝生一同意,麻将桌于是就支起来了。

高立妻子任朝霞的电话就是这时候打过来的,打在了孙菊英手机上。孙菊英没有参与打麻将,她坐在隔壁房间跟母亲说话。她在电话里一边安慰着任朝霞一边走过来,把手机递给了葛宝生。葛宝生听见任朝霞在电话里哭哭啼啼的,显得很无助,说是高立突然间高烧不退,本来还想着等过了年再住院,眼看着拖不过去,就只好在年三十晚上住进县医院了。

接完电话,葛宝生手里捏着一张牌就愣在了那里。对于高立,葛宝生始终记着一份恩情:那一年父亲出了车祸,就是高立组织一帮年轻人,轮换着把昏迷不醒的父亲从沟底下背上来的。葛宝生调进县委机关后,跟高立在一起,是同事也是挚友。而孙菊英在县上时,又跟任朝霞同在一个学校教书,处得很好,形影不离。葛宝生一家后来到了市里,两家人依然很要好,经常保持着往来。高立自从大学毕业以后,待在渭阳县没有挪窝,从县委办再到研究室,一直干的是写材料的清苦差事。去年已从县委研究室主任的位子上退居二线了。县上的科级干部退得早,五十岁出头就退了。现在看来,由于多年加班熬夜给领导写材料,高立的身体透支还是太厉害了。这回一病倒,恐怕是一个不大好的信号呢。

牌桌上几个人都催促葛宝生快点儿打牌。小舅子孙刚说:“大姐夫你快出牌呀,我停牌了就等着炸弹呢!”

葛宝生说:“打不成了,我有事了。”

陈立新一听就急了:“不行不行!我输着呢。”

葛宝生说:“不打了,我得到渭阳县去看看高立。”葛宝生本来就觉得跟这帮人打牌没啥意思,刚好可以借此摆脱。

孙莉英说：“哥，你不打了也行，把钱留下。”孙莉英说着就去抓葛宝生面前的一沓钱，没想到孙刚的手更快，一把先抓在了手中。

陈立新嚷嚷开了：“我输着呢，就我输得多呢！”

孙刚说：“你输了多少？”

陈立新说：“三百……”

孙刚扔过去三张老人头说：“给你。”

“不对，是三百二十。”陈立新仔细数着他钱包里的钱说，“我记得清清楚楚我还有一张二十元钱的。”

孙刚把手里的一张十元再扔给他，说：“就这十块钱了，再没有零钱了。”

“我的呢？还有我的呢。”孙莉英说。

“二姐你就没输，给！”孙刚把一张老人头拍在孙莉英手中，然后把剩下的一沓钱在手上甩得啪啪响，“这些都归我了。”

葛宝生说：“那里面还有我一千块本钱呢。”

孙刚嘻嘻笑道：“大姐夫的钱嘛，没收了。这里就数你官最大，再说了，谁让你半截不要了呢？”说着就把那一沓钱别进裤子后面的口袋里。

葛宝生本来也就没打算要回自己的本钱，面对丈人家的人，你有什么办法？从来都是这样子的。孙莉英对孙刚说：“你把那钱拿上，肯定又葬到网吧打游戏了。你把钱放到咱妈那里去。”孙刚念书不行，对电脑啊游戏啊却开窍得很。

正说着老太太过来了，孙莉英就学了一遍。老太太笑咪咪地看着孙刚，说：“你把钱给你大姐夫去。”孙刚无动于衷，只是得意地笑。孙莉英说：“妈，你就甭管你宝贝儿子，成天泡在网吧里面。”孙刚做了个鬼脸，从门里挤出去了。

葛宝生对妻子孙菊英说：“那我去看看高立。”

“我也去。”孙菊英说。

葛宝生看看妻子那霉青的脸色，立即就有些作难了。前年的时候，孙菊英做过一个子宫切除手术，身体一直很虚弱。

孙菊英说：“我去看看朝霞，也顺便散散心。”

葛宝生口上不说你散啥心呢，就怕是看到医院里的情形越发堵心了。但葛宝生没有挡她。自从被查出子宫癌做过手术之后，孙菊英就总是情绪沮丧，动不动生闷气发脾气，葛宝生处处都得让着她才行。

女儿葛兰正独自钻在舅舅孙刚的屋子里上网，大概又是在跟朋友聊天。葛兰比孙刚只小一岁。葛兰在天津上大学，假期里虽说人回到

了家里,心却似乎并没有回来。在家里从早到晚上网,十个手指跟一群啄米鸡一样动个不停。情绪就像六月的天,一会儿艳阳高照,呱呱呱唧地说这说那,一会儿又阴云密布,刮风下雨,撞都撞不响,吃饭也叫不动。这一到姥姥家来,又是一头就扎进舅舅屋子的电脑跟前去了。孙菊英当然知道女儿大概是有男朋友了,只是自己现在的这种身体状况顾不上去多问多管这些,就一切都随她去。孙菊英推开门对女儿说:“我们出去一下,你一会儿去找一下弟弟,别让他们跑疯了。”葛兰顾不上答理她,头也不回地盯着电脑屏幕,嘴里嗯着算是答应,那一群啄米鸡一样的手指却并不见停。

孙菊英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,穿着一个长袍的棉大衣,又用大围巾包住头,跟着葛宝生出了门,往汽车跟前走。他们远远看见儿子葛浩跟孙莉英家的儿子陈言在小区墙脚那里放炮,一人手里拿一支卫生香,点着了炮就赶紧跑开,传来吧吧的响声。孙菊英喊了几声,两个孩子只朝他们看看,就继续忙活自己的事。孙菊英在生了女儿葛兰以后,几年间前前后后人流了几回女胎,才终于生出这葛浩的,儿子如今这种只顾玩耍不理不睬的架势又让她伤心了。孙菊英现在动不动就伤心。她开了车门坐上后座,啪地把车门拉上。

葛宝生刚坐上驾驶座,突然想起一件事,就对孙菊英说:“噢,我还忘了一件事,我妈的胰岛素可能打完了,先得到医院开些药送过去。”是高立的住院提醒葛宝生了。葛宝生他妈跟高立得的一个病,都是糖尿病。

孙菊英一听就不高兴了,说:“那你早说啊!”

“咱们到医院绕一圈,开了药顺便送过去就行了。”

“那你先去。”孙菊英说,“完了再过来接我。”孙菊英说着已经下了车,砰的一声把车门重重地甩上,气咻咻地往家走去。葛宝生从车窗里看着孙菊英的背影,孙家姊妹都个子高,但此刻的孙菊英让棉袍那么一裹,简直跟个稻草人一样,上下一般粗细,没有曲线也没有了活力。女人把子宫切掉了,没有了活水源头,就只剩下一段干涸的臭水沟,或者说一口枯井,整天与水利打交道的葛宝生很自然地就会产生这样的联想。更想不到的是就连整个身子突然间都干瘪了,屁股也缩了回去,看上去就像没有屁股一样。自从生第一个孩子葛兰时,孙菊英就与婆婆闹得不好,说是月子里没把她招呼好,让她落了一身的病,从此一直疙疙瘩瘩,蜈蚣见不得鸡,一见面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。前年做了手术,就干脆连面也不去照了。过年也不去。孙菊英当然有她的理由,

在她看来,她就是为了给葛家生儿子留根,才把子宫生坏了,把自己身体弄坏了,甚至眼看着都要把命搭上了。现在这副样子,谁知道还能活几天呢。

妈住在妹妹家。葛宝生背着孙菊英,给妹妹添钱买了这套在长宁市里算是不错的房子,就是要她照顾好妈。葛宝生到医院里开了胰岛素拿过去,妹妹妹夫和孩子在客厅里看电视,葛宝生说:“我算着咱妈的药快用完了,又去开了些。”

妹妹接过药说:“咱妈成天钻在房子里不出来,大过年的也不说出来看看电视。”说着就跟葛宝生进了妈的房子:“妈,我哥过来了。”

葛宝生先看见的是妈的背身,老人正面朝里躺在床上,一头稀疏的灰白头发像一丛衰草散落在枕头上。妈养的那只大黑猫就卧在她的头跟前打瞌睡,咕噜咕噜地念着人听不懂的猫经,看见生人进来了,腾地跳下床从人脚边挤出去跑了。妈扭过头来,葛宝生看见她脸上泪兮兮的。妈说:“噢,宝生你过来了。”说着就慌忙用那枯树枝一样的手去抹眼泪。

妹妹扶妈坐起,拿了手帕帮她擦脸,笑着嗔怪道:“妈,看你……大过年的难受啥呢,让我哥还以为咋把你给亏待了。”

妈泪眼里挤出一些笑意,那神情就像是做了错事一样,说:“没有亏待我。没有。好着呢。不知咋的,眼泪就自个儿跑出来了。”

妹妹说:“昨儿个大年初一我哥不是领了你两个孙子来看过你吗?说是让你看看电视就不乱想了,你非不看么。”

妈不好意思地说:“噢,都好着呢。就是一个人往这儿一躺就不由人了,非要胡想呢。这要在农村的话,在女儿家过年就遭人笑话了。好在城里人各家把门一关,一家不管一家事,也没谁说啥。我昨黑儿还跟你妹子说呢,你爸到头来才在县委机关里混了个股长,就那还把命搭上了……妈听说了,你这个长宁市水利局长,就跟咱渭阳县的县长一样大的官呢。你爸死的那阵子,眼看着天塌了一样,都没法活了,咱现在好得跟啥一样,妈高兴着呢。”老人好像要用多说话来证明她高兴着呢。

妹妹说:“我哥给你把药送过来了。”

妈说:“我还想着针打上一阵就停一阵呢。”

葛宝生说:“这药可是一天都不能停的。县上那个高立你还记得不,就是原来跟我都任在县委办公室的?”

妈想了想,说:“噢……妈想起来了,你说的就是那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吗?那阵子是全县分来的第一个大学生。你爸出事以后,就是他领

着几个小伙子把你爸从沟里背上来的么。”

葛宝生说：“就是。高立跟你一样，也是糖尿病。过去成天加班熬夜得的，自个儿又不当回事，这下病重住院了。”

妈说：“记得你原先说过，那小伙子跟你是同年的？”

葛宝生说：“嗯。”

葛宝生那一年在提拔前找人把自己的档案改了，一下子把年龄改小了九岁。早都改了。他当然没有必要给老人说这个。

妈说：“才五十出头么，可怜的，正是活人的年龄呢。你看今年这鬼天气，一百多天连个雨星子都不见，一冬也没落个雪粒儿，瞎实了的天，要人命哩。你说我这个老不死的活在世上弄啥嘛，咋就净作践年轻人呢。菊英身体咋样？”说着又抹眼泪。

葛宝生心说了，人家连你见都不见，你还操人家的心呢。他不耐烦地说：“你昨天不是都问过了吗，好着呢。你把你自个儿招呼好就行了。我走了。”

葛宝生正要离开时，看见床头柜上放着几块白得跟石灰一样的馍，分明是掺了过量增白剂的那种，就问妹妹：“咋吃这种馍呢？”

妹妹忙吐吐舌头。妈帮着解释说：“是我让买的。妈这穷命，你拿的那些鸡啊鱼啊的都吃不惯，每顿就想吃一口馍。年跟前家里活多，你妹子又要扫房子又要弄饭菜的，忙不过来么。”

妹妹说：“年前没有馍了，家里的酵子又没有发起来，就先在外面买了几个。”

城里卖的面粉现在或多或少都掺了增白剂，有的还过得去，能遮人眼目，有的简直就弄得跟石灰粉一样白得耀眼。到了蒸馍的那里，嫌白得不够，又加一回增白剂，馍蒸出锅了还要再用硫黄熏一次。别说吃了，看着都让人害怕。这几年来，家里吃的面粉，都是葛宝生让人在农村专门用原粮加工成面粉送来的。葛宝生说：“喂猫去算了。说过多少回不要买这种馍了，咋还买呢？咱放的好面粉么。”

妈笑笑说：“猫不吃，你看那碟子里我给嚼的，人家闻一闻就走开了。好馍人家吃呢，这个不吃。猫比人都灵哩。就放到那儿，我吃算了。”

葛宝生说：“猫都不吃么人就能吃？快撂了去！”

妹妹慌忙把床头柜上的馍块儿都用手掬了，妈想拦挡，妹妹已经扔进了垃圾箱。妈絮絮叨叨地说：“都是粮食么，撂了多可惜。你看现在这人心瞎的，也掺得太多了么，怪不得人都得那些怪病呢。如今这世

事，咋都是一个哄一个呢……”

“妈，我走了。”葛宝生说着就转身走了。妈的声音又从屋子里追了出来：“娃，过年少喝点酒，车开慢些，弄啥再甬急了……”

葛宝生出了妹妹家的门，又觉得自己对老人说话太生硬了，几乎每次都是这样。这没有办法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旁人说不得，老婆说不得，甚至连孩子慢慢大了你也说不得。你能说的只有自己的妈，说轻说重她都不怨你。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可以不计轻重地让你说上几句，就说明你还是幸福的。

葛宝生一坐进车里，就想起要打一个电话，给瞿锐。明明是一个柔情似水的小女人，却偏偏要给自己起一个雄性化的名字。瞿锐在那边接了电话说：“哎呀，感动感动，吓得我这几天都不敢吭，想着你今儿不是要走丈人家的吗？”

“我这阵子出来转转，给你打个电话。你在干啥？”

“我还能干啥，赖在父母这里混吃混喝呗。”

“噢，我没事，就是向你问候一下。”

“唉，”瞿锐叹道，“还把我激动的，以为你要跟我一起过年呢。”

“呵呵，随后见好吧？”

“哦……不会晚于情人节之后吧？”瞿锐的声音听上去有些失望。

“情人节是哪天？”葛宝生问了一句。这种洋节日，他听说过，可是真不知道具体是在哪一天。

瞿锐在电话那头咯咯咯地笑起来。“说你是老土吧，这个都不知道？不过也好也好，说明你过去或许真的没有过情人。记住了：二月十四日。”

葛宝生说：“噢，放心。这下就记住了。”

渭阳县是葛宝生的家乡，是他成长的地方也是他起根发苗的地方。

从长宁市到渭阳县只有三十来公里路，现在的路又修得飞机跑道似的，车跑起来也就二十来分钟。只是孙菊英坐在后座上霉青着脸一声不吭，车里面死气沉沉的，就显得这毕竟还是一段路。葛宝生平常日子里成天跟机关的一帮子同僚吃饭喝酒打麻将，这些孙菊英都没有意见，唯独要是去见他妈，她就气不打一处来。在孙菊英心目中，婆婆还不如邻家人。葛宝生弄不明白女人记仇为什么会记得这样牢，真就跟过去样板戏里唱的那样：“仇恨入心要发芽。”这样子对人的身体又有什么好处呢？

第二章

渭阳县医院不大个院子,这会儿显得空荡荡冷清清脏兮兮的。西北风把院子里的尘土一阵阵刮到空中,像是扬场一样。一年四季都敞开的大铁门,迎门是一座孤零零的三层门诊楼。葛宝生把车子从门诊楼侧面的车道上开进去,就看见了那座同样孤零零的四层住院楼。后院里有一些简单的绿化,这阵子也都萧萧索索,披着灰尘,了无生机。天底下的医院,似乎总是这副模样。

在车上就看见后院里聚集了一堆人,男男女女,吵吵嚷嚷。他们的旁边,停放了一辆农用三轮蹦蹦车和几辆摩托车。有一个青年人双眼乌青,额上流血,衣服也被撕破了,正在被一帮人推来搡去。男人们在愤怒地叫骂。几个女人在放腔哭。

葛宝生跟孙菊英下了车,在往住院楼里走的过程中,大体听清了这是一桩交通肇事纠纷。那个青年骑摩托车把一个小女孩撞了,受伤者这会儿正在手术室里抢救呢。手术室就在住院部的楼上。葛宝生每次到这里来,都会想起他的父亲。父亲那一年出了车祸,就是在这里做开颅手术的,送进去的时候还有些呼吸,出来时已经没有了。

父亲出了车祸以后,机关派人前去救援,高立和一帮年轻人是主力队员。葛宝生清楚地记得,高立他们的衣服,全都被父亲的血给染了……高立当时是县委办新分来的大学生,虽说个头不高,却身体结实,朝气蓬勃。

住院楼里空空荡荡的,大多数病房都锁着门。高立住的这一间病房,三张病床上却都躺着病人。过年了,医院里把病人集中起来,为了他们好管理。任朝霞迎出来,接过葛宝生手里提的礼物,拉住了孙菊英的手说:“看把你们整的,大过年的,菊英你身体又不好。”又对躺在床上的高立说:“他宝生叔跟菊英姨看你来了。”

高立干裂的嘴唇动了动,声音微弱地说:“噢,你们来了。我还让朝霞甬给你们说了……”

任朝霞说:“我心里都没主意了,想来想去就还是说了。高谋,这是

你宝生叔跟你菊英姨，你咋都不招呼一声呢？”

他们进门时看见那个小伙子正从脸盆里拧了毛巾往高立额头上敷，这会儿站在那里低着头，他招呼道：“叔，姨。”一说话就有些害羞的样子。

孙菊英惊讶道：“呀！这是咱高谋啊。我还当是谁呢，要是在外面见了都不敢认呢。”

任朝霞说：“可不，就是送他去上海上大学那一年跟你们见过，这都五六年了么。”

葛宝生端详着戴了一副近视眼镜的高谋，想起二十多年跟高立一起在县委办工作时的情形，高立那时候也就是高谋现在这副模样。他对高谋说：“他娘的个脚，长得让人真的都不敢认了。”

高谋低了头，搓着手。葛宝生说：“大学快毕业了吧？”

“去年毕业了，正在读研。”高谋语速很快，回答完又低了头。

孙菊英说：“你看快不快！娃在后面催着呢，你说咱们咋能不老嘛。”

葛宝生对高谋说：“好，那就好好上。”葛宝生接着俯身看高立，挑了一句轻松的话说：“大过年的，怎么耍起狗熊了啊？”

高立嘴唇不明显地一咧，算是笑了笑。他这阵儿没戴眼镜，双眼里白蒙蒙的，像云也像雾，眼仁就像躲在乌云后面的月亮，一片浑浊。葛宝生知道高立以前已经割过两次白内障，现在分明是又长出来了。估计高立看别人也只能看个模模糊糊的影子吧。葛宝生摸高立那张皮包骨头的脸，脸烧得烫手，半张着的嘴里呼出的气也像水蒸气一样烫。任朝霞在旁边说：“从住进来吊瓶就一直在打，还不停地用冷毛巾在额头上敷，体温就是降不下来么。”

葛宝生问：“医生咋说的？”

任朝霞说：“医生把药一开就回家过年去了，也没说个啥。”

葛宝生抓住高立露在被子外面的一只手，刚好是右手，中指的头一个关节侧面有玉米粒那么大的一个硬疙瘩，那是高立几十年来写材料落下的。葛宝生知道高立写过的材料真是多得数都数不清，还想起来高立那时候说过的一句开玩笑的话，说是写材料的人一辈子糟蹋纸太多了，到时候死了恐怕连人烧纸都没有。葛宝生眼睛扫过盖在高立身上的被子，底下瘪得像是支了两根木椽一样。这样的一点木材，就是燃烧了，又能产生多大热量，高立却在浑身烧烫。因为发烧，两只脚伸在被子外面，脚腕细得比擀面杖粗不了多少，看上去用两根手指就能环

住,越发显得脚大。脚后跟上疤痕累累,高立的糖尿病是很严重的,已经发展到脚底溃烂,烂了好,好了烂,结上了厚厚的一层痂。

葛宝生说:“不要紧,既然住进来了,就好好治一治。”

高立的头在枕头上微微地摇动。“恐怕好不了了。”高立想淡淡地笑笑,眼睛里却布满了泪水。

葛宝生说:“没事没事,你不要往坏处想了。”

孙菊英在一旁也安慰说:“你这病算个啥嘛!照你这么说,我就不活了,我都是医生判过死刑的人呢。”

任朝霞反过来安慰孙菊英说:“你那病他叔重视,发现得早,手术做得及时,啥事都没有的。咱学校那个马老师你还记得不,做了手术二十多年了人家还红光满面的。”

孙菊英过去在县上时,跟任朝霞都在渭阳县一中教书。后来葛宝生调到了长宁市,她也就调过去了。葛宝生的妹妹、孙菊英的妹妹都是葛宝生安排进长宁市的,两家的老人也都在城里安了家。孙菊英调城里后没有再教书,而是在区上的教研室混。教书太累了,教研室里混着轻闲。那个教研室里,七八个人都是市上区上这领导那领导的家属。没想到闲着倒把人闲出病来了。

葛宝生笑眯眯地看着高谋说:“咱高谋以后把事往大的干!”

高谋不好意思地低了头。任朝霞说:“咱就盼着娃好呢,也不说干啥大事了,咱这草根,上面也没个人,就靠他自己闯去。能顺顺当当地吃个清闲饭就行了,再甬跟老高一样,硬是给人家出力下苦一辈子,到头来把自己身体弄成这样子了。”

高立在枕头上摇头,苦笑,说:“当了一辈子苦力,就这个落头么。”一说话嘴干得张不开的样子。

任朝霞说:“就是呀,陪了多少任领导,咱现在这样子,人家领导在哪儿呢!”

葛宝生继续用轻松的口吻说:“高谋不就是咱最好的落头,高谋你说是不是?”

高谋确实是个乖孩子,他这会儿又蹲在床头跟前,拿棉签蘸了凉开水给父亲润嘴唇。葛宝生越看高谋越像当年的高立。高立的眼镜腿儿上那时经常缠着胶布,冬天里围的围巾,就像照片上的毛泽东那样,把围巾双折起来,一头的环儿往另一头很随意地那么一套,在胸前高高地掖着,显得不讲究却潇洒。想起来就像是昨天的事……葛宝生不知道再该说些什么,一时间就都没有了话,沉默中大家都在看着高立。高立

一直大睁着那双灰蒙蒙的双眼，半张着嘴呼呼直喘。葛宝生倒是希望高立能好好睡上一觉，这么心里清清白白的，也太难熬了。

高立对葛宝生说：“你们都回吧……大过年的。”

葛宝生拉住高立的手说：“那你就安心养病，一下养好，不要着急了。”

孙菊英对任朝霞说：“你把自个也招呼好。”

葛宝生对任朝霞说：“有啥情况你就打电话，我们随时就过来了。我回头给县上领导说说，让他们给医院院长交代，好好重视一下。”

还没等任朝霞说话，高立却摆着手说：“不用。给他谁都不说。”

葛宝生说：“你啥都甭想了。好好睡上一觉就好些了。”

任朝霞俯在高立跟前说：“他叔说的话你听见没有？好好睡一觉。这两天眼都没合了。你说一个好人这样熬都不行哩。”

临走时，葛宝生把高谋叫到跟前，从大衣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塞进高谋的口袋。这是葛宝生提前准备好的五千块钱。高谋说要不要，把信封往外掏。葛宝生摁住了他的手，拍拍他的肩膀说：“算是我跟你姨的一点心意，你好好招呼你爸，也给咱把书念好。”

任朝霞在一旁说：“不用不用，钱能行，不行了我就会向你们开口的。”

高立脖子从枕头上抬起来，说：“不要。高谋，还给你叔。”

高谋就继续挣扎着要往外掏，手却依然被葛宝生紧紧地摁着。葛宝生拍拍高谋的脑袋，高了声说：“甭犟了！算是叔跟你姨给你上学的钱还不行吗？”

葛宝生跟孙菊英从住院楼上下来，院子里那一群人还在，而且人数是明显增加了，看样子肇事者一方的家人也来了。只是这阵子都已不再狂躁。双方的人围成两堆，都蹲在地上低头抽烟，灰色的烟雾散在铅灰色的空气中，很快跟灰尘搅在一起，就看不见了。有五六个人蹲在一边商量事，听得出来那个被撞的孩子已经死了，他们正在五万八万地说钱的事。妇女们都不见了，她们大概都回去了。留下男人们在这里说事儿。

走到住院楼顶头的汽车跟前，葛宝生看见垃圾仓前面一个老汉正在猫腰分拣垃圾，胳膊肘那里的棉袄袖子上露出白花花的棉絮。老汉听到脚步声就抬头看了一眼，葛宝生觉得有些面熟。老汉不知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，就又抬头看了一眼。葛宝生这时候想起来了，他问道：“你是康师傅吧？”

老汉说：“你是……我也觉得面熟，就是想不起来了。”

葛宝生说：“我是葛宝生么。”看老汉呆呆地没有反应，就又说了一句：“我爸是老葛……”

老汉立即一脸惊恐，那一双黑手突然就哆嗦了起来。葛宝生看见那双手上冻裂了一道道小血口子。老汉说：“我……我确实不是故意的。”

葛宝生笑笑，从口袋掏出一根烟递给他。老汉捏了捏烟，又伸出舌头舔舔烟，小心地夹到了耳朵背后，说：“我正开着车，一群羊从沟里蹿过来，方向一打，就翻到沟里去了么……”

康师傅还在说那一年车祸的事。康师傅原来是县委的合同工，开卡车。葛宝生的父亲老葛就是坐他开的车给县长搬家时出的车祸。出事以后，康师傅虽说保住了一条命，脑子却给吓乱了，颠三倒四的。想不到现在都老成这样了。葛宝生掏出那多半包烟说：“康师傅，给，都给你。”康师傅不敢伸手接，说：“你，你这是好烟，留着自己还要抽呢么。”葛宝生说：“康师傅你拿上，我还有呢。”康师傅这才在裤子上擦擦手，颤颤巍巍地接了，撩起棉袄衣襟，小心地装在底下的口袋里，说：“我对不起老葛。我将来到阴间了要好好服侍老葛。”葛宝生说：“那事早都过去了，不提了。康师傅你还好吧？”

“好着呢好着呢。”康师傅说着把手伸进棉袄的胸襟里，颤巍巍地掏出一方折着的红纸，在寒风中小心地展开来递给葛宝生，说：“兵兵，咱那兵兵你还记得不？”

葛宝生想起康师傅过去在县委当合同工时，经常把他的儿子带到机关，葛宝生去机关找父亲时见过的。那时候兵兵还是个小小的孩子，长得圆嘟嘟的。老汉说：“咱兵兵在部队上提副营长了，这是部队寄来的慰问信。”

葛宝生接过那张红纸，年前才寄来的慰问信，已经变得又脏又旧，看来老汉没有少摸过它。葛宝生问：“他过年没回来？”

老汉立即眼睛放光，“娃要参加大阅兵呢，几百个人里面才挑一个，就有咱兵兵呢！”

“那好那好啊。”

“咱全渭阳县都没有几个娃呢！”

葛宝生把那方红纸折起来还给老汉，老汉说：“嘿嘿，我娃给我把气争了。我没亏人，我就是没亏人……”老汉说着就有些激动起来。

葛宝生知道老汉又想起过去的事了，正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一个身着

雪青色手术衣帽的年轻人走了过来,手里提着一个上面大底下小的白色搪瓷桶,年轻人说:“康傻子,又给人炫耀你娃呢?”

老汉赶紧把那方红纸装回棉袄里面。年轻人说:“你看这垃圾堆成啥了,你赶紧收拾,小心年后把你开销了。你知道不,想弄这事的人多得很!”说着把那个搪瓷桶墩在地上,用脚拨倒,然后用脚尖挑起桶底的沿儿,让桶倒扣,再用脚尖把桶立起来。年轻人这一套脚上的功夫娴熟老练,像是要杂技一样。倒出来的是一堆血糊糊湿乎乎的药棉纱布条之类。

老汉说:“我这就收拾,很快就收拾完了。”

葛宝生想着这大概就是刚才给那个孩子做手术时用过的东西。血迹染在洁白的纱布药棉上是那么醒目,再看那年轻人身上的手术衣,仔细去看上面也是溅满了斑斑血渍。怪不得手术衣要弄成这种雪青色呢,这种颜色跟血色相似,要不仔细看的话,你就会觉得它永远都是干干净净的。

年轻人说:“把你个老熊可怜的,让你娃给你从坦克上卸个螺帽回来,就够你吃一辈子了,还用你弄这事吗?”年轻人说话阴阳怪气的,说着用一个指头钩住那只搪瓷桶辘儿走了,一路发出吱扭吱扭的摩擦声。

葛宝生看见那些血糊糊的东西,心里立即就有一种想干呕的感觉。在那一年父亲出了车祸以后,他就不敢见血。他跟康师傅告别,开上车走了。